

责编:田朝艳 组版:田银川 校对:王文富 周万琴 E-mail:2296446538@qq.com

影评

艺术创新给主旋律电影插上翅膀

——电影《白桔》观后感

张永权

根据沈力发表在《边疆文学》的中篇小说改编,吴俊贤、季海涛导演,曹鹏、孙梦玥、肖言、沈力编剧,刘若清、刘云龙、陈孟奇主演的同名电影《白桔》,在2025年11月27日全国公映之前,便已红遍整个影坛,不仅荣获2024年乡村振兴主题电影“荣誉编剧奖”、第二届湖南民族电影节展映影片奖,还入围第三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单元展映影片,可谓好评如潮。

近日,我有幸在一次推介观影活动中观看了这部电影。现场观众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我们都这部电影洋溢的时代精神,性格鲜活、充满青春活力的人物形象,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催泪的喜剧风格以及浓郁的民族乡土气息所吸引。它为主旋律电影如何赢得观众、走向市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电影《白桔》以永善县为背景——聚焦大国重器溪洛渡水电站建设,移民居住的民族山寨乡村,在脱贫攻坚后,循着乡村振兴的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着力建设新时代美好乡村。影片讲述了回乡创业的彝族女大学毕业生白桔,与白胜村本土苗族知识青年阿布、驻村青年农技专家马小虎,共同将泥石流频发的山坡地,改造成梯田并种植优质白桔的故事。3人历经风雨坎坷,却始终不改初心。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们最终绘就了“山河重振、桂林绿荫、百鸟欢唱”的生态图景,也让山寨迎来了“人换精神、共同富裕”的美好局面,谱写了一曲新时代民族山寨的青春之歌。

人物,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白桔》采用“小切口、大主题”的艺术结构,着力塑造白桔、阿布、马小虎等血肉丰满的新时代青年形象。无论是白桔心怀改变家乡面貌的创业精神、善良体贴的温润品性,阿布勤劳朴实、敢作敢当又略带自卑的本色,还是马小虎忠于职守、实事求是,为种植白桔不辞辛劳、乐于奉献的精神,都紧紧围绕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展开。影片围绕白胜村村民在流转土地、种植白桔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展开。

与此同时,3个年轻人的情感纠葛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白桔和阿布的爱情、与马小虎的友情,其间交织的技术分歧和喜怒哀乐,都与种植白桔、实现乡村振兴的

时代征程紧密相连。白桔返回家乡种植白桔的理想、善良温润的品性以及对爱情的真诚,既体现在她面对种植困境时的毫不退缩,又彰显在她对青梅竹马的阿布的忠贞不渝——在大雨灾害中,白桔细心守护为救枯树受伤的阿布,甚至亲手一针一线地为他绣花带。而她与马小虎之间,则是基于对他农业科技学识的钦佩与工作上的全力支持而建立起的纯洁友情。白桔不顾他人的风言风语,陪同马小虎进城寻找优质白桔树苗,充分展现了一名新时代女性的坦荡胸怀。

阿布勤劳朴实,对白桔的爱真诚而坚定。为了支持白桔的种植计划,他敢作敢为、全心全意地付出,甚至在父亲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悄然铲掉自家茶树入股,即便挨打也绝不退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果敢的人,却在马小虎面前,因专业技术上的欠缺而感到自卑。因自愧不如与一时误会,他痛苦却真诚地选择了退出,以一种他认为对白桔更好的方式,放弃了这段感情。

马小虎,从最初的犹豫,到后来深深爱上白胜村,其转变源于多重因素:既有对以白桔为代表的乡村青年,为改变家乡面貌奉献青春的敬佩与感召,也有对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倾注心血结出的硕果的珍视,更有爷爷当年作为知青,与这里的乡亲们结下深厚情谊的延续。他与白桔之间的情与爱,虽曾有微妙的不确定性被乡村“三剑客”所误解,但他用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是敬佩与支持,而非夺人所爱。

电影《白桔》表面上的三角关系,与以往影视剧中常见的争风吃醋式三角叙事划清了界限。它围绕乡村振兴建立起的“新三角”,彰显了编导演团队以小切口呈现宏大主题的艺术创新。

这部电影之所以吸引人并受到广受好评,在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巧妙融入轻喜剧元素,通过“新三角”关系中的误会与巧合,人物眼神与肢体动作的电影语言,以及土生土长人物的原生态细节与语言风味,生动展现出还原现实生活的真实质感,给观众以强烈的亲切感。

电影《白桔》无论是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中设计波澜起伏的情节,让观众在引人入胜的叙事中欲罢不能;还是在现实与历史纵深处的相融,拓展人物与剧情的表达空间,增强作品的艺术厚重感;抑或是把观众带入乡村振兴的生活现场,如昭通方言的对话,透着一股接地气的乡土气息,让观众在不时的笑声中,真切感受到新时代乡村的美好生活,这一切,都彰显了这部电影将轻喜剧风格与主旋律正剧品位相结合的独特艺术魅力。

电影《白桔》的成功,也与改编自编剧之一、云南青年作家沈力的同名中篇小说密切相关。为创作这部小说,作者走遍了永善县的山山水水,采访了近百个相关人物,记录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扎实的生活体验,是作者创作出一部这部兼具时代感与艺术品位作品的根本原因,也为电影的成功改编奠定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电影《白桔》既保留了小说的精髓,赋予自身较高的文学审美品质,又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独特优势,对小说的主要内容有所延伸,强化了青春叙事与乡村振兴的有关情节,实现了电影二度创作的突破。重视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坚持艺术的创新,创作出更多有文学品位的影视作品,正是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启示。



种子的方舟

母亲一个人从昭通老家来昆明。她临行的前一晚,我忙完工作才想起给她打电话,彼时已经很晚了。电话拨出去后,又担心她已经睡下。意外的是,电话很快接通,我叮嘱她少带些东西,她满口答应。

在环城南路地铁站停车场,母亲下车后,我从网约车司机手里接过行李箱,刚转身要走,却被他叫住:“还有一个。”我愕然地望向车尾右侧,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纸箱。

“这个也是?”我再次向司机师傅确认。

“我带了一箱昭通苹果来。”母亲在一旁说道。纸箱泛着粗粝的褐色,仿佛是从黄土地直接拓印而出的浮雕。

一路上,母亲说这是红富士苹果,因为上市早,可能还有一点儿酸,不是很甜……

我开着车,一边听着母亲的絮叨,一边留意着路况,在车流间隙平稳前行。

母亲用普通话解释“红富士”特性的尾音散落在“春城”的晚风里。

我明明说过什么都不用带,此刻却只能应和一声,默默领下母亲的好意。

每一个苹果都是种子的远征,怀揣着母亲的体温。

流动的水

苹果完成了从枝头到掌心的迁徙,也在旅途中完成了风味的沉淀。而那果核处的晶莹糖心,正是它吸收了故乡暖阳与流水滋养后,凝聚成的记忆与情感。

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一生画过很多树,桦树、梨树、苹果树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画的两幅《苹果树》:一幅是1912年创作的《苹果树1》,枝条向四周延展生长,大有铺展蔓延之势,枝繁叶茂间,绿草、鲜花与丰收的果实笑靥如花,满是盛放的喜悦;另一幅是画于1916年的《苹果树2》,以淡土色为底色,一派秋后肃杀的景象,枝叶紧紧收拢,清晰可见的裂缝如利刃般切割着枯萎衰老的树干,就连果实也是瘦小的、零星的,点缀在萧条、零落、深绿色的枝头上。

树老果瘦,将两幅画并置,恰似人短暂的一生。

此时,我正和母亲待在一起。

母亲刚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纸箱,取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认真清洗干净后递给儿子:“来,吃一个糖心苹果。”

儿子正在看电视,侧脸瞥了一眼,挠了挠头说自己不爱吃水果。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尝尝这份“糖心”,可儿子早已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固执地拒绝了她的盛情。

我看着母亲默默收回被拒绝的苹果,独自大口啃了起来。她没有生气,依旧卖力地“打广告”,叮嘱儿子要一天吃一个苹果。

母亲所说的“糖心”,指的是红富士品种中的糖心苹果。昭通海拔高、温差大,苹果内部的淀粉得以充分转化为糖分,并在果核周围凝结成半透明状的冰糖状结晶,故而得名“糖心”。这种苹果果肉细腻、多汁、甜度十足。

儿子没有接过母亲递来的苹果。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丑苹果”经历过什么,或者说要经历什么才能在果肉深处“窖藏出糖心”,最终来到我们身边。他更不会去思考苹果的缘起与过往,只是简单地说“不要”。疏离感弥漫在房间里,我觉得应当对儿子说点什么。可想说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儿子突然哈哈大笑,他完全沉浸在动画片《小小世界》的喜悦中。

电视的荧光在苹果表面映出冷色光谱。“苹果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我不由得想起《群芳谱》里关于苹果的描摹。然而此刻,它竟然成了情感的隐喻:一半是母亲的热忱,一半是孩子的淡漠,恰似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原本,我可以做很多努力,比如从苹果的形态、色泽、滋味等方面,激发儿子对苹果的兴趣,从而让他欣然接受那份藏在果肉里的“糖心”。

可不知为何,百般纠结后,所有念头都悉数作罢。

儿子还那么小,我却总想让他小而温柔,小而敦厚,像沉甸甸的“糖心”苹果一样,外表或许朴实无华,内里却藏着饱满又温润的内核,待人善良体

种子的方舟

糖心苹果

王焱

我心头一暖,回了个“好”。身处两地的我们忙于工作、生活,在几乎被琐事吞噬得“体无完肤”的时候,苹果熟了!这仿佛是上天赐予诗友间的喘息之机,一次久违的“交流”的良机。

“还写诗没?”

“写的,只是不多。”

“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每年,收取从昭通老家寄来的苹果,成了我秋天里的“仪式”。把苹果取回家后,我会拍照发给寄送人——既有整箱的照片,也有苹果的特写,再附上几句感谢与寒暄的话。

这是陪伴我度过寒冷冬天的苹果。它暗含了多少牵挂与惦记。

我们不再是无根的人。

多年前我资助过的贫困学生明顺,每年给我寄昭通苹果。

那时我在鲁甸县火德红中学教书。初一年级新生报名时,我负责两个班级的报名工作。明顺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完名没多久,又转身回来找我退钱,说想出去打工挣钱。

我看他的小升初成绩不错,又了解到他是单亲家庭,父亲独自带着他,身体也不好,内心十分不忍。我告诉他:只要好好读书、成绩优异,学校就会发奖学金、助学金,优秀的学生读书花不了多少钱。小小的他听了我的话,决定留下来继续读书。他的认真与努力,让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对他关爱有加,而我因为岗位变动,不久后离开了学校。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当他向我表达感谢时,我羞愧难当,当时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谁承想事与愿违,没能为他多做什么。

参军入伍后,他依然坚持给我写信。我从信中得知,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不仅弟弟妹妹们顺利完成了学业,老家还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他问我缺什么,我回复说什么都不缺,心意领了。再后来,他就开始从昭通老家给我寄苹果,说是自家种的,让我尝尝鲜。或许在他眼中,苹果是他最拿得出手的、带着乡音的珍贵礼品。而对我而言,这的确是最合心意的礼物。

我从最初的惴惴不安,慢慢变得“顺其自然”。对我来说,这是他特别的感恩;但于他而言,或许只是从书本中习得的并在成长中养成的良好品行。之前我抗拒收礼物,是固执地认为,资助他本就不图回报。时隔多年突然收下这份感恩的礼物,心里过不了那个坎,既不忍心让他破费,又为当年没能多帮他一点而惭愧不已。

2020年左右,明顺的班主任突然去世,我回老家吊唁时,遇到了当年28班的同学们。尽管很多人已经多年没联系,但他们还是很高兴地认出了我,亲切地叫我“王老师”。

“王老师,这是今年的新品种‘红元帅’,您尝尝。”

我默默品尝着昭通苹果带来的甜蜜。

糖心之问

福楼拜每个工作日都以闻一抽屉烂苹果开始,而我的写作则一直浸润在满屋浓郁的苹果香中。每一天都是爱的劳作,打开书本时,恍若品尝到另一份“糖心”。

高原风沙侵袭、阳光暴晒之下,自然生长的昭通苹果,因表皮多带有果锈疤痕,常被称为“丑苹果”。它的外表并不出众,放在百果堆里一定不是最显眼的那个,甚至会被一眼掠过,但这并不影响它在风吹日晒中酝酿糖心。无论置身何处,它始终坚守本心,于裂痕中照见光明。

卡夫卡的苹果在书页间腐烂,特洛伊的金苹果至今仍在引发纷争,而昭通的“丑苹果”则在进行着一场甜蜜的抵抗。当学生的“红元帅”翻越乌蒙山脉抵达我的书桌,当希腊雕塑残缺的手掌与我握笔的右手重叠,所有关于苹果的过往与想象,竟在这一刻完成了跨越平行时空的对话。

糖心不是果核的病变,而是大地写给岁月的密码。所有离开故土的苹果,最终都将在某个时刻,化作舌尖上的故乡。

送母亲返回昭通后,我怕她放心不下她带来的苹果的“待遇”。于是去图书馆看书时,我特意带上一个,将它放在书本上拍照发给母亲:“今天带了饼子和苹果出来看书,饿了就吃饼子当早饭,下午再吃一个苹果。”

母亲回复说:“好。”